

新闻战士李竹如： 用热血与智慧铸就革命传奇

□李俊三

艰苦训练磨砺坚韧意志

天刚蒙蒙亮，利津黄河大堤上的晨雾还未散尽，一个身影已踏着露水启程。少年李竹如的双腿被沙袋牢牢缚住，每一步都带着沉甸甸的拖拽感，却丝毫不减他前行的坚定。无论数九寒冬里冰凌结满裤脚，还是三伏酷暑中汗水浸透衣衫，这条蜿蜒的大堤总能见证他的足迹——或向东北迎着朝阳，或向西南追着晨曦，跑出三五里路再折返，日复一日，从未间断。

沙袋的重量是他给自己设下的挑战。从最初几斤的轻微负重，到后来逐渐加码，每增加一斤都意味着成倍的付出，最终竟达到了惊人的25斤。寒来暑往间，沙袋的勒痕印在腿上，也把坚韧刻进了骨血；无数个日夜的腾跃奔跑，让肌肉形成本能记忆，更让毅力在反复磨砺中越发纯粹。

训练场上的他，总能引来旁人惊叹的目光。只见他双腿微曲，膝盖处的肌肉瞬间绷紧如满月弓弦，积蓄的力量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躯体。紧接着猛地发力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向上跃起——身姿轻盈时，像猿猴在密林中舒展腾挪，于枝丫间自在穿梭；体态灵动处，似燕子划破天际，翅膀掠过时带起翩然弧线；落地刹那又如蜻蜓点水，脚尖轻触地面便稳稳稳定，只留下转瞬即逝的轻颤，优雅得不留痕迹。每一次摆臂、屈膝、腾空、落地，都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将飞檐走壁的绝妙功夫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令人看得屏息凝神，叹为观止。

长期苦修让李竹如的身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寻常人家的房顶于他而言如履平地：无需梯子辅助，只需脚尖轻蹬窗台，借势纵身一跃，便能稳稳攀住屋檐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不带半分拖泥带水。即便是面对更高的土屋，他也自有巧法——取一根木棍撑地借力，手脚并用间已轻松翻身上房，那份敏捷与力量的完美融合，看得人直呼精彩。这一身过硬的身手，从来不是天生的禀赋，而是无数个清晨的坚持、千百次跳跃的积累，更是他骨子里那份坚韧意志与顽强毅力的生动写照。

江湖中流传着一门奇功——拍水功，亦被称作“武林秘传铁掌功”。这门功夫看似寻常，实则暗藏玄机，全凭日复一日的水磨功夫练就掌心真力。

修习之初，李竹如寻一口厚实水缸或结实木桶，将其稳稳置于平整地面，注满清水，直至水面与缸口齐平，微风拂过便泛起细密涟漪。练功者凝神静气，于缸前扎稳马步，双腿如磐石般钉在地上，腰腹下沉，气沉丹田。待心神全然凝聚，猛地抬掌，五指向内微收，掌风带着一股刚劲迅猛拍向水面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过



《李竹如：呐喊与战斗的一生》
李俊三 编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李竹如

后，水花四溅如碎玉纷飞。

这般拍打日复一日从不间断。缸中清水在掌心反复冲击下日渐减少，待水面降至缸底，便重新添满继续练习。手掌与水面的碰撞从生涩到纯熟，掌心由泛红刺痛到渐生老茧，每一次起落都在积攒着掌力的底蕴。直到某一日，当手掌从水面抬起的刹那，缸中清水竟如受无形之力牵引，顺着掌势汹涌上扬，形成一道短暂的水幕——这便是功力初成的征兆，意味着掌心已能凝聚起强劲的爆发力。

“天窗”里的真相与力量

1936年的深秋，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变革的风暴。9月，进步作家丁玲在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后，终于挣脱牢笼逃离南京，历经辗转，于11月抵达陕北，成为第一个奔赴延安的文人。毛泽东听闻她的到来，挥笔写下“昨天文小姐，今日武将军”的赞誉，寥寥数字道尽丁玲的勇气与蜕变。

然而，光明的脚步总伴随着阴影的追逐。丁玲奔赴延安的消息传开后，国民党特务为掩盖其独裁统治的黑暗，开始编造一系列恶毒谎言，对她进行无端污蔑与抹黑。一时间，流言在上海文艺界弥漫，无数关心丁玲的文艺

界人士对她冲破桎梏、投身革命的选择满怀敬佩，也为她的安危揪心，整个文坛都在焦灼地等待着真相的到来。

1937年5月19日，《文化报》

章，却遭到了报检当局的蛮横禁止。在舆论被钳制的困境中，李竹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——他在《文化报》上大胆开了一个“天窗”，仅在空白处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：“丁玲胖了”。

这看似平淡的四个字，却如同同一道穿透乌云的微光，蕴含着千钧之力。熟悉丁玲的读者瞬间便能读懂其中深意：“胖了”意味着她不再是囚笼中憔悴的囚徒，而是在延安获得了安稳与滋养，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。这短短四字，无声地驳斥了特务的谎言，更向外界传递出延安的生机与希望。对于那些渴望光明、准备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而言，这四个字不啻为一剂强心针，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。

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《文化报》已顶住压力，连续发表十余篇关于丁玲的报道。这些文字如涓涓细流，一点点勾勒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延安，也让读者看到一个在革命热土上重新绽放光彩的丁玲。而“丁玲胖了”这四个字，更是将这份生机与希望浓缩成最朴素的宣言，在无声处胜过千言万语，成为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用智慧与勇气守护真相的生动写照。

烽火中的“文化纸”传奇

1940年1月，寒风裹挟着战争的阴霾，《大众日报》管委会副主任仲星凯找到李竹如：“印刷厂油墨纸张告急，咋办？”李竹如目光坚定：“星凯同志，物资困难终能克服，发展生产才是根本。你先与部门研究方案，我们一起解决。”

面对封锁，李竹如把目光投向寻常的有光纸——这种日常用纸敌人查禁较松，却从未有人用来印报。“前人没做过，我们就



《大众日报》推出的纪念李竹如的报道。

闯出一条路！”他与工人并肩攻关，在一次次试验中摸索门道。终于，第一张用有光纸印出的报纸诞生了，但难题接踵而至：有

光纸仅正面光滑吃墨，反面粗糙发毛，油墨少则字迹残缺，多则渗墨成斑，只能单面分印成两张，发行时常漏版错配。

“困难面前没有退路！”大家集思广益，为解决油墨渗透问题，反复调整机器压力与墨量；为了让反面清晰印字，工人们吃睡在机器旁，熬红双眼、消瘦脸庞也毫不在意。无数次失败后，两面印刷的奇迹终于实现，在中外新闻印刷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但李竹如并未止步。他带领工人就地取材，用桑树皮、麦秸作原料，造出了粗厚却坚韧的土新闻纸。虽光度、拉力欠佳，却成了烽火中传递真理的载体。《大众日报》与山东分局的重要文件都印在这种纸上，大家饱含深情地为它取名“文化纸”。这张浸润着智慧与汗水的纸张，不仅缓解了物资困境，更在硝烟中撑起了一片文化的晴空，见证着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开创新局的坚韧与担当。

“三样咸菜”里的生活智慧

烽火岁月里，物质匮乏如影随形，但李竹如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忱。他常说：“条件再苦，也要给日子添点滋味。”这份乐观与巧思，在一碗“三样咸菜”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天，李竹如唤来勤务员刘德文，递过3元钱：“去集市买些食材，2斤肉，3斤辣咸菜，3斤花生米，再带点葱姜油盐。”集市不远，刘德文很快提着满满当当的食材返回。李竹如指挥道：“花生米泡上，肉煮熟切块，咸菜细细切丝。”待准备就绪，他笑着对刘德文说：“你在旁学着，下次就轮到你露一手。”说话间，他将肉香、咸菜的鲜辣与花生米的脆香巧妙融合，不多时，一盆色泽诱人、香气扑鼻的小菜便成了，李竹如为它取名“三样咸菜”。

没过几日，机关接到转移命令。刘德文望着剩下的咸菜犯了难：“首长，这咸菜咋带走呀？”李竹如眼一亮：“小鬼，去文印室找几个空油墨盒，用草木灰洗干净就能装，咱们把‘下饭菜’带上路。”那些原本装油墨的铁盒，经草木灰细细擦拭，褪去油墨味，成了最实在的“行军饭盒”。

当队伍行至蒙山大布峪，大家在山间休整。分局书记朱瑞揉着肚子笑道：“这一路走下来，还真有点饿了。”李竹如闻言，神秘地对刘德文眨眨眼：“把咱们的‘土造罐头’拿出来，让大家尝尝鲜。”刘德文从行装袋里取出油墨盒，打开盖子，咸菜的香气瞬间散开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就着干粮品尝这独特的美味，纷纷赞叹：“行军路上还能吃到这么香的咸菜，太解馋了！”

一碗寻常咸菜，在烽火中化作温暖的慰藉。李竹如用生活智慧将艰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这不仅是对味蕾的调剂，更是对战友们精神的鼓舞，让行军路上始终洋溢着烟火气与战友情。